



苹果优品
Apple Products

ZHANJIANSHENHAI ZHU

湛蓝深海 著



一梦少年南

THE DREAM
OF SOUTH BOY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湛藍深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梦少年南 / 湛蓝深海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190-0161-2

I. ①一… II. ①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84689号

一梦少年南

作 者: 湛蓝深海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袁 靖

责任校对: 傅泉泽

封面设计: 小名鼎鼎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yuanj@clapnet.cn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 订: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660×960

1/16

字 数: 227 千字

印张: 16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161-2

定 价: 25.80元

CONTENTS

> 目录

「第一章

01 CHAPTER

少年离家

001

「第三章

03 CHAPTER

花落知多少

041

「第五章

05 CHAPTER

迷失在黑夜的光影

073

「第七章

07 CHAPTER

浮生若似梦

107

「第二章

02 CHAPTER

声影不息的盛夏

021

「第四章

04 CHAPTER

年岁中的马乱兵荒

055

「第六章

06 CHAPTER

梦中搁浅

089

CONTENTS

> 目录

「第八章

08 CHAPTER

流火七月

127

「第十章

10 CHAPTER

迟来的冷秋

165

「尾声

EPILOGUE

一梦少年南

219

「番外二

02 SPECIAL

岁月是朵两生花

261

「第九章

09 CHAPTER

消失的夏末

145

「第十一章

11 CHAPTER

止于时光的记忆

191

「番外一

01 SPECIAL

让记忆停留在那夏

225

「01」第一章

CHAPTER

少年离家



D

D



1

九月份的开端，早晚和午时的温差让人心燥，我像根木头桩子一样提着行李站在人潮如海的大学校门前，打心眼里觉得有点恶心。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有了这个矫情的毛病，眼前的人越多，我越是有种被无数只蚂蚁包围住的狂躁感，喉咙发干，胃里翻涌。

我妈正在旁边的一个摊子前和卖水壶的大爷讨价还价，大爷一脸的无辜，手里的水壶被摔得咣咣作响：“这么多大一的新生来我这里买东西，我还能光坑你一个吗？”

“大爷，您还真别说，我女儿的同学也在这个学校，她买的水壶还真比你这个便宜十块。”我妈毫不退让。

.....

在经过两分钟激烈的争吵后，还是有着多年江湖经验的我伟大的母亲占了上风，她得意地提着那个刺眼的粉色水壶晃了晃：“这个颜色怎么样？”

我勉强点了点头，扯出一抹笑来：“挺好的。”

其实我真不觉得怎么样，水壶这种东西，我想破头也想不明白还选个颜色做什么，它除了能装热水和愤怒的时候砸向别人，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可毕竟我是从我妈肚子里爬出来的，我想什么她都清清楚楚。她从我手中接过两个行李袋，认真地叮嘱我：“苒昭，以后一个人生活，凡事都要仔细打算。”

我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哦，我知道。”

她盯了我半晌，长叹了口气，再没说什么，快步向前走去。

迎接我们的是浩浩荡荡一大群穿着粉色T恤的学长学姐，他们的笑容如出一辙，僵硬得像是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兵马俑。我身边一个睫毛涂得像扫帚的新生，噘着嘴巴扯着身边一位帅哥的衣角，嗲声嗲气地问道：“学长，我们可不可以用吹风机呀？”

我被这个特别的声音吸引，不由得多看了这个姑娘几眼，却被她身上的荧光绿晃得眼疼。

站在树荫下满头大汗的学长刚歇了口气，却又不得不提起精神来：“不能。”

“那我的头发不吹不行啊，我在家里每次洗完头都要吹的呀。”扫帚小姐显然不懂学长的艰辛。

学长的表情有点难看，没有搭理她，转过头装作什么也没听到。

我没忍住，面无表情地问道：“学长，你是学生会的？”

对方喘了口气，看了看四周，小声说道：“当然，你看其他的学生谁有心思来干这个苦活？”

我笑了笑，尽量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充满同情：“也是，辛苦你们了。”

那边的几位学姐学长把来报名的学生分成几拨，挥舞着手指指挥道：“接下来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交费，啊，这个环节我们是不允许家长参与的，大家已经是大学生了，要锻炼独立自主的能力，经管系的新生都跟我走……”

我妈推了我一把：“去吧，我去把你的行李放进寝室，哪个房间来着？246？放好行李我就走了，你爸那边还有点事。”

“我两三个爸，你指的哪个？”我轻飘飘地扔下这样一句话。

哪知我妈不怒反笑，对我眨了眨眼睛：“明知故问。”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四周新生的父母都围着自己的孩子，嘱咐这嘱咐那，只有她的身影最洒脱。

我却觉得如释重负。



刚刚和我说话的学长正好被分到了我这边，他看我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这里，有点好奇地凑了过来：“你父母呢？之后还要领取寝具的，你自己能行吗？”

“我又没断手断脚。”看着眼前的人群，我连话都不想谈。

“嘿……”他若有所思地打量我半晌，笑了笑，“行，你要是拿不动，找我就行，你去交费吧，一楼会有人告诉你的，别把单子丢了，我在这里等你。”

我还没等回答，就被同组的几个学生簇拥着挤进了主楼。

毕竟是开学的日子，交费处挤得水泄不通，点钞机唰唰的声音夹杂着“下一个，快点”的呼喊声，不绝于耳，我有种被拐到了菜市场的感觉。身边的一个姑娘还拿着手机，扯着嗓子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给我闭嘴！”

那姑娘的嗓门特别大，电话里的那个男生也毫不示弱，声音也传到了我这边来：“不会说人话就别说！”

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神色骤变，铁青着脸抬头扫视了一周，见我愣愣地盯着她看，就毫不客气地走过来，把行李往我面前一扔，趾高气扬地吩咐道：“你先帮我看一会儿，我去打个电话！”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挤出了人群。

“这……”

她的自我感觉是不是太好了？

可行李都已经摆到了我的面前，我要是就这么扔下，还是有点于心不忍。

来交费的人越来越多，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才是头，我折腾了一天，疲惫至极，于是随便扯住一个人，客客气气地对他说：“能帮我看一下行李吗？就两分钟，给你五十块钱。”

被我扯住的是个戴眼镜的男生，斯斯文文，脸色苍白，嘴唇薄得出奇，眼神和神色都十分冷淡，不易接近。

他只在身后背着一个大包，的确是照看行李的最佳人选。

看他没反应，我又问了一遍：“行不行？”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抬脚把行李踢到了人少的地方，站在那里不动了，那意思明显是答应了。

我对他笑了笑，又不是我的东西，烧了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2

收费的老师都笑容满面，仿佛沐浴在阳光下的向日葵，我头昏脑涨地输错了两次银行卡的密码，他们竟然都没生气，只一个劲说“不着急，不着急”。

我说：“那你就再等会儿，我打电话问问。”

他们竟然真的又多等了我十几分钟。

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卡里被刷走一万多块钱，却只换来了一把票据，我像攥废纸似的一股脑塞进背包里，走到外面才发现，刚才说等我的帅哥学长竟然靠在楼梯的扶手上睡着了。

我想推推他，但看他睡得那么香，突然有点不忍心，就像苍蝇似的原地转了几圈，索性坐到了台阶上。

没过多久，他醒过来了，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迷迷糊糊地说：“啊，你出来了？之前那些同学等不及，我叫他们跟着别的学长学姐走了，我现在带你去寝室……”

说完，他定住不动了，我以为他又想睡，赶紧开口：“我们不走？”

他挠了挠头，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走，走。”

帮我取了被子和床单等东西，学长笑咪咪地站在寝室前，又仔仔细细地嘱咐了好多：“今晚还可以离校，明天晚上就有人查寝，吹风机禁用，还有……”他顿了顿，“最好别在寝室抽烟。”

我真心觉得这个学长实在是鞠躬尽瘁，不由得露出一个诚恳的笑容，连连点头。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一愣，却还是回答道：“南茜昭。”

“哦……名字挺好听的，我把手机号码给你，有什么事尽管找我，别客气。”说着，他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输在手机上，递给我。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你对新生都这么关心啊？”

他想了半天才回答道：“就当这样吧！”

可是，等他走了很长时间，我才想起我连这个学长的名字都没问。

其实在开学前，我就很严肃地思考过如何和室友相处的问题，第一印象我不在乎，只求能遇到安静的室友，大家都是多做少说话的人。

寝室的环境一般，四个人，上床下桌，或许是打算给我们新生来个下马威，不仅地面脏得让人恶心，连桌子上都是乱七八糟的垃圾。

我在门口探了探头，看清楚里面没人，才叹了一口气，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2号床前放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应该是我妈放在这里的，床上的垫子和床单都已经铺得整整齐齐，我顾不上那么多，脱了鞋子就爬上了床，像死尸一样一动不动。

我觉得眼睛发疼，开始认真思考以后的生活费和学费。

记得临走前，那个男人还在我面前红耳赤地像个怨妇一样怒骂道：“老子连自己的姑娘都养不起，还要养你这个白眼狼？一万多块钱，给她交学费？还不如搅碎了喂狗！”

男人十四岁的女儿顶着一头刚烫好的像狗毛一样的紫色卷发，嘴巴里泡泡糖嚼得巨响，一脸看戏的表情。

我也没反驳，直接打了110，对匆匆赶来的警察叔叔哭诉道：“我爸虐待我，每天把我吊着打。叔叔，我是真的忍受不了才打电话……”

说着，我撸起了袖子，上面是触目惊心的青青紫紫的痕迹。

警察叔叔心地善良，不忍心看我这个可怜兮兮的女生受后爹的虐待，愣是将

男人拉回公安局进行一番教育，逼着他给我拿了学费。

再后来，男人在家中看我的表情就像要杀了我一样。

我妈知道事情的原委后乐得前仰后合，猛拍我的肩膀：“苒昭啊，做得好！不愧是我的女儿，哈哈……”

我认真地说道：“就因为是你的女儿，才这么坏。”

她突然就不笑了。

沉默了几秒后，她用一种很低沉、很无奈，却又带着漠然的声音对我说：“我把你生下来，能活到现在已经是老天保佑，你不要每天都对我这么说话，我怎么说也是你妈。说实在的，苒昭，我都没想到自己能活到现在。你看你，没病没灾，活蹦乱跳的，不是也挺好吗？”

我像是听到一个天大的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才喘口气，点了点头，对她说：“你真是个笑话！”

她给了我一个巴掌，起身离开了。

我也没觉得有多疼，揉了揉脸，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给自己煮了一碗面。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贱命一条，脸皮也厚，好活，好活。

其实我一直到抱着这样的想法。

在很久以后我和顾帘嘉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她想了半天才问我：“那你胳膊上的伤是怎么来的？真是你后爸打的？”

我说：“不仅胳膊上，浑身都是，倒不是他打的，那天他喝多了，不小心推了我一下，我从楼梯上滚下来而已。”

顾帘嘉的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用那种看神兽的表情看我。

回忆往事实在是伤神，伤着伤着，我就睡着了，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做梦的习惯，可能是心太大，脑袋碰到枕头睡得比猪都死，天塌下来都叫不醒我。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就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被一股脑地砸在了地上。



我从床上坐起身，冷冷地看着一个女生从门外走进来，漂亮的连衣裙有点眼熟。

她抬起头，笑着说道：“你好，我叫顾帘嘉，我是3号床的，我……”

还没作完自我介绍，女生突然若有所思地凑近我看了看，倒吸一口冷气，一秒钟后，整栋楼都能听到她的怒吼声：“我不是叫你给我看好行李——”

倒霉透顶……这个姑娘果然时时刻刻都精力充沛，嗓门比刚刚在交费处打电话的时候还大。

毕竟是自己理亏，我调整了一下情绪，挤出笑来，软软地回答：“我叫南苒昭，你听我解释……其实关于你的行李……”

3

从第一眼看到顾帘嘉的时候我就知道，她是个没心没肺、头脑简单、心地善良到有些蠢的姑娘，否则她也不会因为听了我这个胡编乱造的理由，之前的火气就全消了。

我的解释是：“我帮你看行李的时候，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里面是我爸妈辛辛苦苦给我凑的学费，实在对不起啊……”

顾帘嘉愣愣地看着我，突然态度来了180°的大转变，她紧张兮兮地凑上来问我：“啊？那找到没有？没出什么问题吧？”

我看着她像天使一样纯洁的表情，突然有种罪恶感，连忙摇头：“没事，找着了，被人捡到还给我了。”

只见她松了口气：“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

我听了这样的话，感觉嗓子里卡了块石头，噎得难受，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她的话。

世界上好人多？我怎么没碰到几个？

顾帘嘉一边收拾自己的行李，一边嘟囔道：“你不知道，帮我看行李的那个

男生说什么五十块钱，还说这行李不是我的，硬是不给我，最后我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说了个清清楚楚，他才放手……”

我嘴角一抽：“他向你借钱啊？”

她叹了口气：“没有，他就一脸欠揍的表情，说什么我太不警惕，以为给别人五十块钱就能解决问题，把这么多东西扔在这里。”

她解释得乱七八糟，我也听得头昏脑涨，干脆不停地点头，没有继续问下去。

顾帘嘉一看就是个被宠坏了的大小姐，自己手里提着两个行李箱，之后又有人送来了三个，她还边整理衣服边说不够穿。

我并不应声，这种事情炫耀会遭人妒忌，低调会让人鄙视，沉默就是最好的回应。

不过，我瞄了一眼，她用的化妆品都是大牌，什么迪奥的粉饼啦，香奈儿的睫毛膏啦，纪梵希的口红啦……的确够引人注目。

她特别随性地把那些东西扫进抽屉里，大大咧咧地拉过椅子，坐在我面前：“咱们来聊聊天吧。”

我看着她那双纯真的大眼睛，没好意思拒绝。于是，我们一不小心从白天聊到了晚上，从精神饱满聊到了饥肠辘辘，最后顾帘嘉终于住了嘴，眉开眼笑地打量我半晌。

“饿了吧？我看今晚寝室里其他两个人不会来了，去吃点东西？”

吃东西好啊！吃东西和说话都要用嘴，她到时候应该能安静点吧？这姑娘天南海北地扯了一个下午，要不是肚子饿了，恐怕都要说到外星人和宇宙了。

不过，她给我的感觉也不算差，聊了这么久，说了这么多，可是并没提到自己的家庭，吹嘘自己有钱。

见我沒有回答，她以为我是饿坏了，连忙站起身：“走吧，这附近有个面馆，特别好吃，我请客。”



原本以为这个大小姐会带我去哪家高端上档次的饭店，哪知七拐八拐后，她像人贩子似的将我塞进了一家破破烂烂的兰州拉面。

我有点害怕，她会不会把我按在这里，亮出一把刀子唰唰地割开我两个肾。

坐在油腻冰冷的椅子上，看着老板笑眯眯地端来两大碗牛肉面，诱人的香气挡也挡不住地将我整个人包围，我被这样的味道勾起了食欲，再也顾不了那么多，开始拿起筷子狼吞虎咽。

“苗昭啊，我和你说，这家面馆开了很久，味道特别正宗，价钱也公道……”

我嘴里都是面条，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不过这里的生意越来越不好了，听说老板的女儿得了癌症，已经晚期，治疗费用把他们家的钱耗得精光，估计这里开不了多久了。”

顾帘嘉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到一样。

我突然觉得吃不下了。

眼前的拉面依旧很香，我勉强吃了几口，还是放下了筷子，刚想起身去买瓶水，就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桌子晃了几下，筷子险些掉到地上。

还没等我们两个人回过神来，身边就坐下了一个个子高挑的姑娘，刚刚引起桌子震动的东西就是她那巨大的手包。

她先是不可一世地扫了周围一眼，然后拿出粉饼来补妆，一刻也闲不下来地掏出手机打电话，嗲声嗲气地说道：“我到了，不过这是什么地方？看起来这么破，你是不是和我开玩笑呀？”

手机那边的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她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声音也大了不少：“就是啊，我爸是开车送我来的，可学校不让进啊！还有，我爸新买的车都被其他的破车刮出好几个口子呢……”

顾帘嘉没好气地瞪了那姑娘一眼，恶狠狠地骂了句：“有病。”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觉得这姑娘有点眼熟，可就是记不起来在哪里见

过。

“搞得我东西都吃不下了。”顾帘嘉筷子一扔，“在这么偏僻的地方炫富，出去也不怕被抢。”

说完，她看了一眼窗外，我也望去，发现天已经黑透了。

顾帘嘉说得没错，可那个土豪姑娘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危险，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抱怨：“这么低级的面馆，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既然你说好吃，只能随便点啦……”

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他诚惶诚恐地笑着，看着眼前这个趾高气扬的姑娘，似乎有点胆怯。

土豪姑娘皱着眉头盯着墙上手写的点菜牌，没好气地说道：“我要牛肉面吧，小碗的，别给我放青菜。对了，不要辣椒，对皮肤不好……”

老头连忙点头，去招呼了。

顾帘嘉一个劲地翻白眼，这期间，土豪姑娘又连续打了几个电话，叽叽喳喳地抱怨着什么，就在她再次对这家面馆评头论足的时候，有人推开了门，坐到了她的对面。

这个世界真是巧得不行，坐到土豪姑娘对面的男生先是打量了一下四周，随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他满面喜色地开口：“南茜昭啊！”

我的筷子狠狠地戳在了面条里，玻璃桌子上倒映出我勉强的笑容：“学长好……”

4

很久以后，顾帘嘉和我提起第一次见到叶鱼时的情景，还是忍不住撇嘴皱眉，分明是嫌弃的神色：“茜昭，你都不知道，她身上那股廉价的脂粉香味，都快把我熏死了，还有香水味，我确定是地摊上十块钱三瓶的货！”

我对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反倒那个土豪姑娘的名字让我有些介怀，



叶鱼，业余？哪个爸妈放心给孩子取这样的名字？到时候毕业去找工作，难道要这样自我介绍：“我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叫业余……”

这时，我终于记起来了，她就是那个穿着荧光绿外套的扫帚女生。

学长更是不在意这些，他笑得灿烂，指了指叶鱼：“她说对附近不熟悉，所以让我陪她转一转。”

我和顾帘嘉没来得及搭话，就听叶鱼抢着说道：“我家的司机突然有事，所以不能带我转了。”

气氛突然有点尴尬，我懒得接这个“炸弹”，而顾帘嘉对叶鱼明显没有好感，却看在学长的面子上，不得不冷冰冰地开口：“我们吃东西啊。”

随便是谁都能看出她的脸色十分难看。

我默不作声，继续假装专注于自己面前那份被戳得不像样的拉面，想找个理由逃离这个地方，却听见一直孤傲冷艳的叶鱼说话了，是那种皇后娘娘对小宫女的语气：“喂，你用的香水是香奈儿5号吧？”

这周围到处都是拉面的味道，虽然不知道顾帘嘉身上抹的是哪种香水，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鱼的鼻子也是够灵的。

可她的态度实在让人火大，那种不可一世的表情，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跪着和她聊天一样。

顾帘嘉也真的火了，将手里的餐具“砰”的一下扔在桌子上：“错了，我用的是SIX GOD（六神），怎么样，听过这个牌子吗？”她凑近了一点，仔细打量叶鱼，“还有啊，你耳钉上的双C标志掉漆了。”

说完，她一把扯住我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回过头去看，叶鱼坐在那里气得浑身发抖。

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应验了那句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晚上7点多，顾帘嘉一边贴着面膜一边看美剧，夸张的笑声不断从电脑里传来，她一边克制着自己的笑声，一边轻轻按着脸颊。